

亲情小说金牌作家
全民阅读推广使者

徐玲 **爱·成长** 系列

我不知道 他爱我

徐玲
著



我不知道
他爱我

徐玲 著

© 徐玲 201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不知道他爱我 / 徐玲著. —大连: 大连出版社, 2016.3

(徐玲“爱·成长”系列)

ISBN 978-7-5505-1000-5

I. ①我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3834号

WO BU ZHIDAO TA AI WO

我不知道他爱我

出版人: 刘明辉

策划编辑: 毕华书 张 斌

责任编辑: 张 斌 葛 欣

绘 图: 刘丽娜

封面设计: 对岸书影

责任校对: 檀 月

责任印制: 徐丽红

出版发行者: 大连出版社

地址: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

邮编: 116011

电话: (0411) 83621171/83621075

传真: (0411) 83610391

网址: <http://www.dlmpm.com>

邮箱: zhangbin@dlmpm.com

印 刷 者: 大连美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各地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60 mm × 220 mm

印 张: 12

字 数: 150千字

出版时间: 2016年3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000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505-1000-5

定 价: 20.0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

目 录

我承认 / 1

回家的路 / 13

属于我的幸运 / 28

你是我的天空之城 / 36

天生我材 / 46

千里马等待伯乐 / 56

哥们儿阿善 / 66

送给校花的明信片 / 74

我需要你 / 88

那夜花开，月光晴朗 / 98

寻水的鱼 / 108

隔壁班的那棵葱 / 118

我不知道他爱我 / 125

上善若水 / 135

十八样 / 145

幸福菠萝饭 / 152

路再长，长不过你的眼神 / 162

我承认

碎奶奶坐在河埠头的石阶上，一边不紧不慢地抽烟，一边盯着皱巴巴的河面指指点点、念念叨叨，像是在批评自家犯了错误的小孙孙。

夕阳把她装饰成一弯暗红色的剪影，那丝丝腾起的烟雾，徘徊在花白的两鬓，紫紫不肯散去，碎奶奶单薄的身影便有了几分仙气。

回去吧奶奶，你等不到的。路过河埠头的人都这么劝一句。

碎奶奶的耳朵恐怕是聋了。

这个时候，她心里只有美美，只有美美。她的美美离家出走了，从河埠头泥巴上留下的脚印来看，美美是走到河里头去了。

美美你赶紧爬上来呀，你那小胳膊小腿小脑袋，在河里头活不下去的呀，听见不？碎奶奶年轻的时候唱过评弹，说起话来细软糯熟，蛮好听的。

可这会儿，无论这熟悉的吴侬软语怎样动听，河岸边就是没有任何动静，六岁的美美铁了心似的不上来了。

哎，不就是一只乌龟吗？到了河里头还想找回来？回吧，洗澡乘凉去。大家都这么说。

碎奶奶听不进劝，一个人面朝着小河坐到天黑。

真是一个古怪倔强的老太婆！

等我们一帮小孩洗完澡，捧了西瓜到村头小店看大人们打台球，才发现河埠头没了碎奶奶的身影。回头朝她屋里瞧，也不见亮灯。

“不好！碎奶奶跳河了！”

不知是谁大声喊了这么一句，河埠头立即热闹起来。大人小孩都以百米冲刺的速度会聚到河埠头，叔叔伯伯们不容分说跳入河里……紧张的扑腾声和嚷嚷声，把岸上每个人的心都吊到了嗓子眼儿……

“哎哟喂，天大亮的时候怎么不下水？偏偏这时候才开始找。找见没有哇？我的美美！”人群里突然冒出来这么一串话。

大伙儿傻了，但马上又乐了。

“美美跟我生活了六年，它什么本事我不知道？我那香柏木脚盆那么高，它怎么爬得出来？一定是你们哪个小坏蛋把它从脚盆里捉出来的……”碎奶奶说这话的时候，手上提着一盏应急灯，瘦削的面孔在灯光的映射下变得惨白惨白，就连眼珠子也成了白色的，令人害怕。

“不是我。”平头说。

“我没有。”扁豆说。

“我也没有。”我说。

小伙伴们都争着抢着表明自己的清白。

弄明白大家下河不是为了找美美，碎奶奶鼻子里发出哼哼唧唧的埋怨声，把应急灯往河埠头的长条石上一放，晃晃脑袋，挪着碎步回屋去了，任一大拨大人小孩傻愣愣留在河埠头。

“这个老太婆……”

“留着灯光，还指望着美美自己上岸来……”

“不过她说得有道理，那只乌龟虽说已经六岁，却也就青瓷汤碗的碗口那么大，没本事爬出四五十公分深的木盆，是不是有人故意放走的呢？”

“唉，那乌龟可是碎奶奶的命根子啊……”

大人们叹息着、议论着，渐渐散去。

蚊子猖狂，扎得我两只脚丫子上痒块块一个又一个冒出来，没心情去看打台球了，便折回家吹空调挠痒痒去。

“涂了清凉油，蚊子块慢慢就消去了，晚上可以睡个好觉咯。”妈妈用食指指肚蘸了清凉油，小心地为我涂抹在痒块块上，“可是啊，今天晚上，可怜的碎奶奶睡不着喽。失去美美，碎奶奶会觉得很孤独，很难过，很不习惯的。”

我不以为然：“一只乌龟而已，又不是人。真要是喜欢，再去市场里买一只不就行了，花不几块钱。”

“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。”妈妈说着，抬眼看看我，眼睛里闪过一丝深深的忧虑。

“这事情本来就不复杂嘛。”我摁下电视遥控器，“多大点儿事。”

新版《西游记》，凑合着可以看一看。

早晨，细碎的霞光从柳条的缝隙里洒落到河埠头，石阶便有了斑驳的花纹。那盏应急灯已经不再发出亮光，却依然忠诚地站在长条石上，静静守望浅绿色的小河，像一个过时的饰物，和周围的景致格格不入。就如碎奶奶一样，明明生活在大伙儿中间，却总是怪模怪样，神秘兮兮，和村子里的人格格不入。

往常这个时候，碎奶奶该在河埠头洗衣服，可这会儿，她的门还没

有开。大概是昨夜想念美美，睡晚了，所以起不来。

吃早饭的时候，妈妈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：“北北，是你干的？”

“什么？”我听不懂。

“是你把碎奶奶的美美放走了？”

妈妈终于问出口了，事实上，她昨晚上就想这么问。

“怎么会？”我说，“我放走美美干什么？我跟它没仇。”

“你跟美美没仇，但你对碎奶奶有意见。”妈妈严肃认真地说，“碎奶奶向我告过你那么多状，有一回还跑进学校到米老师那儿告你状，你不恨她？”

“我……”我一时语塞。

想起那些事我就不舒服。别看碎奶奶清高，平日里对乡亲们爱搭不理，却唯独对我们这帮孩子特别上心，一天到晚用眼睛瞪我们，像只不知疲倦的监控探头，把什么都看在眼里，看得多了，告状自然成了家常便饭。

北北她妈，你家北北大清早上往韭菜地里埋了一根棍子，老长老长，足足半垄田那么长，乖乖，藏武器是要出人命的！

北北她妈，昨天半夜里你家北北房间的灯一直亮着，会不会是在白相(玩)电脑啊？电视里讲过了，小孩白相电脑容易痴迷，一痴迷就要痴呆，一痴呆就要痴狂，一痴狂还有得救啊？你要管管哉！

北北她妈，快点儿来看看我门前草席上晒的草头干，不得了了，被你家北北的水枪喷得湿湿嗒嗒，都挤得出水哉，几个太阳白晒啦！

……

到底是当过评弹演员的，说起来一套一套，能吓死人。没办法，碎

奶奶一告状，妈妈必定把我揪到脚跟前，严加审问。

北北呀，你清早上看四下无人，便鬼鬼祟祟在韭菜地里埋下一根长长的棍子，你想跟人打架？

——我没有。

北北呀，你昨天夜里白相电脑不睡觉？

——哪可能？

北北呀，你都12岁了还要水枪？

——谁说的？

我们僵持着。

妈妈不死心，每次都在下不了台的时候抓起电话机威胁我，说要把事情告诉远在南方工作的爸爸。

我连忙抢过电话机话筒，死死按进座机里。

——我承认，我早上去过韭菜地，埋下了一根长长的……哦不是棍子，其实是一根甘蔗，我想搞个试验，看是不是有本事自己种甘蔗，说不定过一阵能长出十几根甘蔗来……

——我承认，昨天半夜我房间的灯的确亮着，但我没有玩电脑，我是在补作业，没办法啊，第二天一定要交的，谁让我白天疯玩把什么都忘了……

——我承认，我是抢了隔壁小星的一把水枪，但也只玩了三分钟，用它来给咱们家开花的月季喷了点儿水，马上又还给小星了……

总之，我都承认。

每每这时，妈妈就会笑，笑得咯咯响，而后拍拍我的后背，没事地走开。

她是相信我的。

可是米老师就不那么信任我了。

上次碎奶奶到她那儿告我状，害我在同学面前出了丑。

米老师呀，你班上的北北不听话，贼兮兮跑到我屋后头竹林子里大小便，还用白花花的作文格子本当草纸擦屁股，喔唷喂，像只狗。

米老师听说自己的学生用作文格子本当草纸，还糟蹋人家的竹园子，哪肯放过我？

向北北，把你的作文格子本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

——我换新本子了，簇簇新的。

我就想看看你原来的那本。

——没了。

是不是丢碎奶奶的竹园子里了？

——不知道。

我看我还是送你两本作文格子本吧，别人写一篇，你就写两篇，你多练练。

——不要啊！我承认！我的作文格子本确实不见了，碎奶奶跟我说是在竹园子里发现了它，可它已经被污染得惨不忍睹了。

向北北你是不是小狗啊？跑到人家竹园子里大小便。

——不是啊，不是我。

那是谁？

——是……是小狗。

我看我真的该送给你两本作文格子本。

——不不不。我承认！

咳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承认就承认呗，又不会掉一块肉。

可是碎奶奶急了，折了一根竹梢追着我喊：“北北呀，你个小赤佬，真是坏到骨头里哉，看我用竹梢抽你背脊骨……”

我拼命逃……

不过也好，我一承认，扁豆就欠了我一个大大的人情，以后出去玩，尽由他请客。

这个扁豆，和好事绝缘，跟坏事投缘，烦死我了。玩的时候憋急了居然跑到碎奶奶竹园子里解决大便问题，还随手带走我的作文格子本当草纸……

咦？仔细想想，这回碎奶奶的美美不见了，说不定就是扁豆干的。谁让碎奶奶也喜欢朝扁豆妈妈告扁豆的状呢？

这么怀疑着，我便跑去找扁豆。

“扁豆，昨天是你放走了碎奶奶的乌龟？”我直截了当地问。

扁豆正在黄瓜架下摘黄瓜，光滑的脊背穿梭在密匝匝的黄瓜藤叶中，像条烤熟的鱼。

“胡说什么？”他从架下探出脑袋，抛给我一根带刺的短黄瓜，自己啃上另外一根，脆生生地说，“没道理。”

“怎么没道理？你不喜欢碎奶奶成天向你妈妈告你状，所以打击报复呗。”我“咔嚓”咬下一口黄瓜，“美美可没得罪你。也不知道美美现在怎么样了？这么多年，它一直生活在碎奶奶的木脚盆里，可从来没有在河里待过，没见过那么大世面，这回冒冒失失下河，吓都能吓死。”

“你啰嗦什么？”扁豆从黄瓜架子下钻出来，抓过挂在藤架上的汗衫，麻利地穿上，“乌龟本来就应该生活在河里，让它住这么多年脚

盆，太委屈了，太惨无人道了。呵呵，这回美美可出息了，自己跑出来找河……”

我撇撇嘴：“哎呀你就承认吧，多大点儿事啊！去跟碎奶奶说清楚，她会原谅你的。”

扁豆咂咂嘴：“承认什么？北北你怎么这么拎不清？我扁豆平时也就调点儿小皮，耍点儿小酷，不是那种热衷于打击报复的人。行了行了，咱们不说美美的事了。等会儿我和平头他们要去镇上玩，顺便到新学校的篮球场打篮球，你去不去？”

“你想热死？”我瞪他一眼，甩甩胳膊走开。

哼，有胆子做没胆子承认，算什么男子汉！

不过说到新学校，我还真想去看看。呵呵，暑假过后就要上中学了，说起来是有那么点儿兴奋。听说新学校很漂亮，也很结实，是按照抗八级地震的要求设计建造的，每个教室都有大屏幕，课桌是方的，椅子是带靠背的，开水可以免费喝。真好。等我有空了也去看看。

刚从扁豆那儿回来，就见碎奶奶家门口围了好几个大人，妈妈也在人群里。

碎奶奶的门一直都没开，大家七嘴八舌地揣测着，怕她在屋里头出事。又等了一会儿，村长来了。村长背着手在碎奶奶的屋前走了三圈，咬着牙齿叫人砸开了碎奶奶大门上的锁。门一开，大家伙儿都迫不及待往碎奶奶的卧室里奔……事情比想象中的好，碎奶奶不在家。

她是什么时候出去的？夜里还是清早？她会到哪儿去呢？这个老太婆可不喜欢出去凑热闹的呀。厨房里冷灶冷锅的，一定没有吃早饭。会不会上市场买乌龟去了？就怕想不开……哎呀，会不会半夜跑河里



去……

大人们絮絮叨叨起来，越说越紧张，紧张得都往河埠头赶。

太阳已经升起来了，橘色的河面波光粼粼，像一匹脆生生亮晶晶的绸缎，静静地铺陈，轻轻地摇曳。

那盏半旧的应急灯依然站在河埠头的长石条上，似乎在等待着它的主人。

一切都很平静。

“北北，你跟我来！”妈妈一把抓住我。

我被带到屋里接着审讯。

“北北说实话，是不是你放走了美美？”

“说过了，我真的没有。”

“你知道不知道对碎奶奶来说，美美有多重要！”

“多重要？”

“它是她唯一的伴侣。”

“一只乌龟而已。”

“她全心全意对它。在她的眼里和心里，它不是一只乌龟，而是一条生命，一位亲人，一个可爱的小孙子。”

这话令我费解。

妈妈瞪着我，要去动电话机。不好，她又想用老方法威胁我了。我摁住电话机：“不要给爸爸打电话。真的不是我放走美美的，也许美美是自己爬出去的，也许是别人放的，但绝对不是我！”

“你还不承认？”

“我没有……”

僵持了好一会儿，妈妈终于放手，叹口气说：“行了。不是你就不
是你吧。”

听意思像是相信我了。

我吁口气，晃出门去。

太阳越来越刺眼，河埠头没有一丝风，天热得叫人受不了。

在村长的指挥下，大人们迅速成立了搜寻小组，分头寻找碎奶奶。

我把本来要去新学校打篮球的扁豆和平头他们都找来，也帮着四下寻找碎奶奶。

寻找碎奶奶，成了整个村子的中心工作和重要任务。

然而大家伙儿忙活了一天，终究没有发现碎奶奶的影子。这个古怪神秘的老太婆，像个幽灵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河埠头那盏褪了色的应急灯，默默地站立在黑黢黢的夜里，无端地令人觉得孤独可怜，却又阴森可怖。

也许她去远方亲戚家了。可她有亲戚吗？

也许她远去旅行了，在家憋得太久太久，闷了。可她有那份闲心吗？

也许她故意躲起来了。可有这必要吗？

……

这些都是大人們的对话。

没有人知道碎奶奶去了哪儿。

“碎奶奶是在跟放走美美的人生气呢，”妈妈跟我说，“或许生完气就会回来的。”

“那要是她的气怎么也生不完，是不是就永远不回来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妈妈说。

可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一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奶奶，怎么会因为失去一只乌龟而难过生气呢？

夏天的最后一缕风带走了知了的歌声，我们骑上单车赶往镇上的新学校，开始全新的中学生活。可是，隔壁屋子的门依然日日紧闭。

看来碎奶奶的气是生不完了。

她的气生不完，村子里头大人小孩的心里总也不踏实。

整个村子都欠了碎奶奶。

我不喜欢这种氛围。于是，经过深思熟虑，我对妈妈，对村子里头

所有的人说了一句：我承认。

我希望这三个字可以传到碎奶奶耳朵里，然后她气急败坏地回来找我。

——北北呀，你个小赤佬，竟然把我的美美放跑了，真是坏到骨头里哉，看我用竹梢抽你背脊骨……

我愿这细软糯熟的话语再次响起。

碎奶奶，我承认。

尽管这真的与我无关。